



年年总是春色好

史红霞

一宵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癸卯下岗，甲辰上任。过年真好，升腾于天地间的是一派祥和气氛。到处是祝福，满眼是喜庆。千家万户，大街小巷，盏盏华灯，副副联语。笑意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和谐融洽如涌动的春潮四处荡漾。

春节是民间的，是从历史远古薪火相承的。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的文人对于一年的始末这个重要标志，大多敏感地发出一份感慨，因而形成对“一年将尽夜”的长吁短叹。“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这首七绝《元日》，是对新旧交替、万象更新的欣喜，对旧生命死去、新生命开始的感悟，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和期盼，澎湃着改革的激情。

一年之中，过年之时最好。这一天，千人有千般心愿，万人有万种情感。从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到工作进步身体健康；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虔诚的祝福、殷切的希望，涨满了每条河流，笼盖了每一处山野。宋代词人姜夔的《鹧鸪天·丁巳元日》，“柏绿椒红事事新，隔篱灯影贺年人。三茅钟动西窗晓，诗鬓无端又一春。慵对客，缓开门，梅花闲伴老来身。娇儿学作人间字，郁垒神荼写未真。”姜夔笔下的新年犹如一幅风俗画，绿色的柏叶酒与红色的椒酒置于几案，屋外的竹篱看到提着灯笼的拜年人。钟声是新春的降临，词人以清闲自足不愿开门应酬，有梅花相伴，娇儿戏耍足矣。家庭的温暖与人伦的快乐，在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春节，弥漫于人与人之间的又是一份温馨。没有人怨气，没有人计较，人们都在努力创造、奉献、维护一种祥和的气氛。为自己、为他人、为生活，捧出种种有形无形的供奉。春节也是文化大升华、文明大升华。翻阅《红楼梦》五十三、五十四回，曹雪芹对过年情景的描摹让人身临其境。鲁迅先生写的《庚子送灶即事》等诗文中的过年，让人记忆犹新。丰子恺的散文《过年》、钟敬文的散文《岁尾年头随笔》都写了故乡腊月办年货、做年糕、烧祭品猪、鸡、鱼、肉，祭菩萨、拜祖宗，买年画、贴春联、接财神等过年中的繁华气象和充满年味的年俗文化。可以说，在中国的传统年节文化中，文人与这种精神文化的联系，是一道独特美丽的风景。文人的怀旧，正是他们对传统的认同，是他们文化的根。正如作家冯骥才说的“年味是文化的丰美”“如果文化消失了，民族也就没了”。

梦想未来，激情满怀，岁终盘点辉煌，新春始开新篇。年年总是春色好，改革进取赋新声。春节给了我们很多东西，每一个春节都让我们激动和亢奋。

年味儿，就是过年的味道。年味儿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年味儿不仅仅是年茶饭的香美滋味，更是年节风俗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味道，这种味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能让人强烈感受到、深深体会到。

年味儿一进入腊月就开始在庄前里后发酵、弥漫了，并且一天比一天浓重，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嗅吸、感觉到。

腊月，是一年中传统文化最集中、最鼎盛的月份。此时虽说是寒冬腊月，可寒冷不仅挡不住年味儿的蔓延，还加速了传统民俗的薪火相传。从月初的缀枣腊排骨，到腊八节的熬煮腊八粥（或粥饭），以至后面的赶年集、办年货、祭灶、扫尘、糊窗、祭祖、碾米糕、剪窗花、写春联、挂红灯，直到除夕做年夜饭、看春晚守岁，人们一直在忙碌，一直处于迎春的亢奋状态中。直到正月初一吃过饺子，才会身心放松，完全歇息下来。

到了腊月二十三这天，中午一过，家庭主妇们便擀起了杂面，男人们则操起菜刀，在案板上切起羊肉来，窑洞里就响起了“哧——哧——”的擀面声与“叮叮当当”的刀案声。这个时候，孩子们便自觉地拿起扫帚，清扫起院子来，一时间，院子里扫帚挥舞，尘土飞扬，有的孩子被尘土呛得一阵阵咳嗽，可仍挥扫扫尘不止。待把院子打扫干净后，就提上筐子与斧头，到河湾里去凿冰。凿回的冰块作为一种祭品，分别贡献到天地、土神、门神、灶君、青龙（石碾）、白虎（石磨）等神位前。给神祇贡献上冰块后，杂面也就煮熟了，这时间，孩子们都顾不上贪玩了，钻进各自家的窑洞，埋头享受起那香喷喷的羊肉臊子调羹面来。吃罢杂面，天也便黑了。大人们在灶台前燃烧起了香枝，孩子们便跪下给灶君磕头，随着一阵爆竹声响起，“灶王爷”就起程“上天言好事”去了。据说，“灶王爷”上天述职后，会在大年这天返回人间。所以，人们会在大年三十早上燃放爆竹，恭

迎“灶王爷”回宫降吉祥！

年前，妇女们平时干农活的手不再粗糙，一下子变得十分细腻灵巧了——拿起剪刀，折叠红绿彩纸，低头略一思索，就飞快剪了起来。只需一会儿工夫，一只活灵活现的小兔子就从剪刀下蹦跳出来，一只蝴蝶就在纸上翩翩飞舞，一棵鲜活白菜就在手掌中生长出来，一朵牵牛花就在剪刀尖儿上绽放开来……陕北《上头歌》中夸奖新媳妇“养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较的”，其实何止石榴牡丹，一切花鸟虫鱼以及生活物件，都能别出心裁“冒较”出来。有的妇女不仅给自家剪各种各样的窗花，还帮左邻右舍剪，把别人家的窗子也打扮得花红柳绿、春意盎然，一派喜气洋洋！

年味儿

拓毅

其实过年就得忙碌些，忙碌才有过年的节奏感与意味。如果所有年货都在集市上买，自己不亲自动手制作，不慌不忙，这年就和平常的日子没有两样。就拿蒸馍来说，过去既蒸白馍，又蒸黄馍。白馍顶上，不是放一颗红枣，就是点染两个红点，以显喜庆与吉利。不包馅的大黄馍上也要放上大红枣。除了营造年夜饭，还要剪窗花、制作祭灶君的“枣山”或“糖瓜瓜”，这些活计虽说繁琐，但挺有趣味，一点儿也不感到琐碎与麻烦，反倒觉得这正是过年的乐趣与滋味。

除夕夜，当象征团圆美满的年夜饭吃过之后，家庭里的所有成员便全都轻松下来，不再为过年而忙碌，仿佛这年已经意

间就过去了。于是，有的看起了春晚，有的搓起了麻将或下棋，而家庭主妇则会将几个油馍、几片油糕放在锅中的甑片上，有鱼的还会放一整条鱼，祝愿来年饮食有余，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细心人家还会不断观察香炉中的香柱是否快要燃尽，当发现快燃尽时，就及时虔诚地点上新的，让香火永远保持连续，直至凌晨交子时分。交子之后，便不再守岁，一家人拥入睡，在睡梦中迎接新年的第一缕曙光，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除夕晚上，大人会叮嘱孩子不要四处乱跑，大人们也不随意到左邻右舍家串门，即便串门，回家时忌讳回头看。走到自家门口时，需停顿一下，抽烟的会点燃一支烟，不抽烟的会拍打几下衣襟，还要跺跺脚，认为身上所粘邪气全抖干净了，这才揭帘推门进屋。

陕北人习惯把锣、鼓、镗、钹、唢呐，甚至炮仗等能发出声响的器物称为“响器”，把新正上月秧歌队挨家逐户“谒门子”（沿门子、拜门子）称为“动响器”。民间认为春节在院子里动一动“响器”，既可除秽驱邪，又能使新的一年四季吉祥、满年顺心。如果不闹秧歌，在院子里燃放几个爆竹、打一打“莲花落”，也算是动了“响器”。也就是说，从大年初一至十五元宵的半月间，院落里宜红火热闹，静悄悄黯然。过了元宵节，就不怎么讲究了，认为“年”大体上也就过完了。

陕北人习惯把除夕称为“大年”，把正月初六称为“小年”。过“小年”一如过“大年”，早上也要吃油炸食物，到了晚上，也要吃年夜饭、放炮仗、吊灯笼。到了初七“人七”日，像过大年初一一样，也要吃饺子。顺便说一下，陕北人从来不把腊月二十三称“小年”，只称那天为“送灶王爷日子”，正儿八经的“小年”就是正月初六。重复过“年”这一习俗，是农耕文化产物，为的是把年拉长，让人们多享受一些年生活与年滋味。

小年日

春草

厦屋肉香溢，
花窗透晨曦。
顽童提酒归，
柴院漾紫气。

立春辞

王建新

东风如手，挑起一面面春幡
鸟鸣唤醒了东来阳光
把太阳高举

浮水透气的鱼儿
已循着冰层断裂的方向找到出口
钻出草皮的嫩芽竖起耳朵
听见土地深处刨冰的铁轱声

蜡梅迎春，早已跳下农家窗花
摇曳着东风第一枝
枕着朵朵绿色梦吃
杨柳开始用鹅黄粉刷江岸的风景

不待春信扬起长鞭
大地如泥牛翻身
迎着和煦的第一缕春光
已踏响四季的第一声按键

渴望来一场春雨
掀开山川大地厚厚的雪被
浇灌出崭新的一轮鲜绿

飘落的雪花

李保庆

昨夜
雪花从遥远的天空
悄然而至
站满了大院的角角落落
就连隔壁家的那棵老槐树
都有它洁白的影子

它在天空中尽情地飞舞
节奏是那么的平缓
是欢乐
是惆怅
无人知晓
也无人理会

风儿
轻轻地刮过
它越过大院
相依在那棵老槐树上
树枝上的雪花
纷纷落下

老槐树伸出了细长的脖子
雪花却紧贴在大地的耳边
它悄悄地告诉大地
风儿刮过的那一刻
老槐树已经将远方的春色
偷偷地张望

最忆家乡年会时

孙荣

在我们商州北乡，老百姓平时奔波生计与家业，长年操劳，不得停歇。到了年末，无论远的近的，都要搁下手头事情赶回家来，好好过个新年。过年这几日，除了家人欢聚、拜年、看戏、吃团圆饭，大家最有兴趣的便是逛年会。

年会一般在正月初二到初五间，这时正是乡村里人最多的时候。各村各堡的人们早早吃过饭，梳洗打扮一番，穿着新衣，一家大小说说笑笑、喜气洋洋地向镇子上走去。街道上，凡年会节目要经过的店铺都做好了准备：仔细清扫了铺面门口的台阶与路面，挂花灯、贴喜花、备鞭炮；在柜台店堂里备好点心水果、烧好茶水、摆好长凳子，预备着亲戚朋友和相熟人家的眷属光临。这时正是当地水果、特产热卖的时候，一街两旁满满当当，飘着各种香味。多种多样吃食的都出动了，争奇斗法，吸引顾客。

远远地听见锣鼓声。“来了，来了！”人们振奋起来，调整好姿态，循声探望。

走在最前面的是鼓乐队。只见两辆大型机动三轮车开过来，车厢四角支起木杆，装饰成一个长方形的彩篷子，四周绣花蓬檐，下垂走水流苏。里面的鼓乐手着彩装，穿鼓乐服。在喧天的锣鼓声里，节日的喜庆气息充满一条街巷。

粮担子、花担子来了。

粮担子是用彩纸做的金瓜、黄瓜、南瓜、葫芦、玉米、土豆、辣椒、西瓜、香瓜、白菜、茄子类；花担子是用彩纸做成的田间四季的花儿：葫芦花雪白，北瓜花金黄，豇豆花儿紫莹莹的，荷花鲜得像真的一样。这些“粮”和“花”都盛在统一装饰过的竹筐

里，由身穿软缎服饰、头戴白羊肚巾的男挑夫和头戴彩帕的女挑夫挑着。这些挑夫们的扁担都极其轻巧软和，他们的手臂随音乐舞动的幅度相同，脚下一律走着花步，肩上的扁担一步一颤。和着音乐节拍，挑夫们步子又匀又轻，三进一退，节奏统一，不得错步。整个节目虽无难度技巧，但几十副担子同时进退，整齐合一，颇为婀娜有致。看着看着，人们就不由得想到了喜庆火热的丰收季节，想到了秋收二季忙碌紧张的劳动场面，脸上洋溢着喜悦与激动。

紧接着是舞龙、舞狮子、扭秧歌。

秧歌中最招人喜爱的是“芯子”。那些五六岁的小孩子都扮着角色，挺胸调息，凌空高站。白云仙、许官人、穆桂英、李三娘、赵子龙、刘知远、胡凤莲、孙尚香……他们虽无动作表演，只那么静静地站着，但衣着鲜丽，个个面目清秀俏丽、惹人喜爱。“芯子”的后面，大头娃娃们扭着大步秧歌，有的抓面搔耳、有的扭捏舞帕、有的手摇蒲扇，动作无不憨逗，与美丽的“芯子”形成鲜明对比。

接下来是旱船、跑伞、太平伞和走高跷。太平伞和走高跷两个节目的参演人数多，场面很宏大。

只见一位武师手执宝剑，追着一个大花脸，跳桌、劈叉、单腿跳、蹲走、翻跟头……整个动作大胆惊险，看得人们提心吊胆，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子们，个个紧张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整个表演过程中，掌声、叫好声不断。

看到这里，年会就要结束了。人们舍不得离开，有人就追着自己喜欢的节目队

伍再逛一段；有人跑过去看节目组给一些商铺拜年。

这时候，街上不再有保安队维持秩序，人们意犹未尽，自由活动，节目再无演出场地。拜年就由一个头领率节目组成员，向商铺人家致新年贺词。贺词朗朗上口，正气响亮，通俗易懂，自成韵脚。从儿女学业、日常生活，直说到家运兴旺、福祿无边。贺词前后和中间，好几面大铜锣同时敲动。敲击节奏整齐而单调：哐定哐定哐定哐……如此反复，却显得庄严。

贺词完毕，铺子掌柜双手托着放有整条香烟、两瓶白酒、一份茶礼、数样副食的方形木盘笑呵呵走出来，向节目组人员口头致谢，送上手中礼物。头领叫人收了盘中东西，点燃主家早已准备好的一挂万年红鞭炮。在噼里啪啦的炮仗声中，双方挥手道别。

随着锣鼓声远去，耳边不时传来几声呼喊：“三姐，回家啦——”
“龙龙，你在哪里？”
“爷爷，等等我，我的鞋带开了。”

长长的一条街上人头攒动，各处店铺大都挤满了人。糕点铺子、水果摊、吃食摊、茶饮坊、副食店、玩具店，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客人。

亮堂堂、暖洋洋的阳光下，街道相连的各条大路上、田间小道上，男女老少相互眼随着往回走。小孩子手里的气球、风车、风筝、花样灯笼，姑娘们、小伙子手里的鲜花和花样玩意，装点冬日素静安详的大地上。